孟子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勿軒熊氏曰 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居旅反。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巵匜音移之屬。朱子曰 桮棬似今棬杉合子。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朱子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拘他方善○新安陳氏曰義猶栝棬也義上脫一仁字○齋王氏曰朱子釋性字指性之全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栝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栝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墻與平聲夫音扶

言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

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爲去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之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西山眞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爲若杞柳本非栝棬必矯揉而後就也何其昧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猶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栝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强矯揉

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雙峰饒氏曰〕性者人所稟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指性之本體而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楊墨充塞仁義相似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榮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爲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

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朱子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通考〕〔仁山金氏曰〕近於揚子集註謂近於揚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揚子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

有不善者也。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新安陳氏曰反之猶云逆之與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爲僞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今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眞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西山眞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

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峰謂須看集注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東陽許氏曰。告子謂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在所引者如何爾。故以水無分東西爲喩。孟子亦就其水以喩之。謂性之必善。譬猶水之必下。告子所謂決之者。人爲之也。非其自然之性也。若人欲拂水之性。甚至可使逆行。況東西乎。人之爲善。順其本性也。水之就下。順其本性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朱子曰。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慶源輔氏曰。人物之生則有知覺能運動。死則無知覺不能運動也。○雙峰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爲是箇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稟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

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之謂性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犯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告子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歟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當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刃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通考石山金氏曰佛氏之說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顚倒錯繆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雪之白猶白雪之白與曰然白玉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新安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不同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朱子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人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因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

通考趙氏悳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新安陳氏曰易大傳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聲。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

雲峰胡氏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推之。蓋自太本太原上說。太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梲湍水之喩。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戾紛紜舛尺免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朱子曰。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

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論人與物性之異固由氣稟之不同但究其所以然者却是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固有異所以孟子分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有不同者而未嘗言犬之氣牛之氣人之氣不同也○此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己性之大全也○勉齋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稟之氣則或値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雖殊而

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別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雙峰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

義猶格梏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此義差在內耳。○告子以生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南軒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雙峰饒氏曰。告子惟知以仁爲內。而不知愛是情。仁是性。愛未便是仁。愛之理是仁。今便指愛爲仁。已是不識性了。如義則是心之制事之宜。事之宜者雖在彼。而其所以裁制而得其宜者。全自在我。若非我有箇義。如何處得物。告子認以爲外。可謂全無見識矣。觀告子前面數章之意。則謂性中仁義都無到這裏。又却有仁而無義。皆是遁辭。○雲峰胡氏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仁義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爲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乎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自有長之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義爲外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朱子曰白馬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

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慶源輔氏曰人孰以長人之心長馬哉。其所以然者乃吾心之義有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按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孟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爲喻。故曰異。又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爲長乎。是誠其以白喻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耆與嗜同

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南軒張氏曰長則同而待五助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固有間矣其分之殊則所謂義也觀其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慶源輔氏曰炙在我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炙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

考仁山金氏曰孟子正當曰長楚人之長果亦猶長

吾之長乎是必有差等矣且謂以長爲悅則是長長則悅於吾心此則悅豈在外歟今乃以耆秦人之炙以長楚人之長是蓋因其食色之好非有秦楚之分以指其非外也其實上文長之者義也已盡之矣○東陽許氏曰孟子就其自字長字明其自不可譬長而長焉不可同則所謂義內者可不言而喻告子猶不悟重以內外爲言於是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對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於人爲然物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母黨三反而不

得其正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通考慶源輔氏曰季子因公都子之言而復疑敬雖在內而長在外。故以伯兄鄉人爲問而曰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

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況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裁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裁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雲峰胡氏曰集註以爲此亦耆炙之義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慶源輔氏曰若以義爲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既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爲堯舜哉。○潛室陳氏曰禮敬之義在外如叔父如弟如鄉人皆指外而言故

告子以義爲外。然敬之所施。雖在外。而所以行吾敬處。却在內。如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當敬鄉人。則敬鄉人。所以權其事宜。而爲之差別者。則此理之權度。未嘗不在吾心。故公都子以此折之。其辭簡而理勝。所謂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于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爲堯舜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即事理之中。主乎行敬。而言之。以仁義禮智。並言之。則敬屬禮。以仁義自相對。而言之。則愛屬仁。而行吾敬者。屬乎義也。又敬之發見。屬乎禮。敬所當敬。屬乎義。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能知覺運動。其食悅色者。即爲性。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

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益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朱子曰韓子三品之說只說得氣質之性然兩或不曾說得性。○此章三者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曰之說猶知分善惡惟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

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效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顚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陳氏曰韓子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似看得性字端的但分爲三品又差了。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什百千萬豈但三品而已哉。通考涂氏溍生曰性猶杞柳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故曰近。生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遮周無畔岸。故曰畧相似者。言大體相類也。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不可以善惡雜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是亦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故曰蓋如此。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

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孰。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訓若爲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爲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朱子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發出來的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穀坐是性。發爲萌芽是情也。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慶源輔氏曰情只是性之動。因其情之善而可以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性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亦何性而不善。此則又因其性之善而知其情之無不善也。○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若程子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無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問才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朱子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才料相似。○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如人見其灌溉也以爲木。嘗有材。用木旁才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這心裏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底。這事有人做得。有不會做得。這處可見其才。○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爲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于爲不善。是非才之罪也。○問性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于天。才亦出于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眞氏曰善於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于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問性之所以無不善。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于天。才亦出于天。何故便至如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只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問孟子言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汙。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善必矣。○西山眞氏曰善於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于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雙峰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通旨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問不能盡其才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于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人性便似人所受職事情便似親臨

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做許多事○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事出故謂相倍蓰而無算者也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用出來事事做得便是盡其才○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龍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於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於盍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動而爲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四者之心根於本性非知火之鎖金自外至內但人自不思不求耳

○西山眞氏曰物有求而弗得者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

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盡皆孟子喫緊教人處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雲峰胡氏曰前篇於四者言端欲人體認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欲人體認前以辭讓爲禮之端此辭讓皆以發乎外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惻隱等正是指性之初發動處。以明未發動之理。又舉蒸民詩者。當然之則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秉其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實一而已。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者。蓋謂秉彝懿德。即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外乎性。就性初發動爲情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

朱子曰理精一也故純氣粗故雜。○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則以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暗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

孟子之言性蓋指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非溪陳氏曰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使只說得麤底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揆他說更不可改易。○潛室陳氏曰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原者爲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只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新張安陳氏曰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二之方是。

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

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二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氣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硬張程之說是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之辨。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難。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周子出。始復推明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糅有如此之不齊者。

至程子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氣質之性。便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又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也。○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非溪陳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是非太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乎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之中。分別出氣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雙峰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喚做性。既生以後。方喚做性。纔喚做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箇性說。則性之與氣。膠擾無分。曉若不合做一箇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

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有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但如一鄙吝人見發疾也知不知不覺忽然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體問反之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夜氣便是要使人涵養說四端及擴充便是要體驗充廣獨有克治一邊却不曾說〇新安陳氏旦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曾說破氣質不周備耳論氣不論性是說荀揚則全舛繆而說理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得程子性即理也之說足以補其甚正者又得張程氣質之說足以補其未備者朱子會萃提掇盡發其祕而無餘蘊其繼往開來之功大矣哉○又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

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子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善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脩　悉井反　察矯揉人九之功　矯揉屬行學者所當深玩也　問孟子程子論才字同異　朱子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

質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于氣。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程張子。方說到氣上。要之須是兼二者言之方備。○集註中以程子發有疎處。今但以程子爲主。而推其說以補孟子之不足。則於理無遺矣。○〔雲峰胡氏曰〕程子就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善。不可無矯揉之功。集註此矯揉二字。與此篇首章所謂矯揉不同。首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爲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必加矯揉而後可以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專以氣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離也。湍水之說。則略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定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肯益明。益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略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二章。亦皆折之。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之意不同。朱子曰。孟子只見得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氣稟之不同。程子說得較密。○〔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以有爲

之才如此殊異也。乃阻飢而陷溺其良心。賊其爲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曰覆種。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音夕薄也。新安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爲然者義理也。芻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上聲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謂義若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非處物爲義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理義人心之同然。如人之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道不好者又如人皆知君父之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乎於心必安人之所同者也。蓋之斯悅之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以人心理義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性人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心本同而末莫之同者陷溺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如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學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事

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論性善而以理義之心言之。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雙峰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纔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爲性猶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譬喩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

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下戒反也朱子曰梏如被禁械在那裏更不容他轉動反覆展轉也朱子曰反覆非顛倒之謂蓋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新安陳氏曰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

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甸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程子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至于聖人也。○朱子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雖有梏亡而彼未嘗不生也。○此一段首尾只為良心設夜氣不足以存蓋以夜氣至清足以存此良心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此良心故其好惡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梏亡之人謂梏亡其夜氣非也謂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這裏有工夫日間添得十分道理夜氣便添得十分日間只管這氣便盛○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靜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如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清水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天理都喪去禽獸不遠矣。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方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且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且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宴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未與物接物時亦莫不然。○夜氣是毋所息者是子所息者本自微了。且晝只管梏之今日梏一分明日梏十分所謂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人所固有但

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息至于平旦其氣清明不爲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爲又有以梏亡之梏亡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不足以存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仁義之心孟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操則意益明矣但日夜之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誤矣○趙

氏曰仁義性也而集註以心言者統乎性也良心即仁義之心即所謂性也○雲峰胡氏曰此章以山木喻人心分爲兩段每段皆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是說牛山之木本來自美喻人仁義之良心之放第二節以斧斤之伐喻良心之放第三節以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言既伐之後其發至微此心之存甚不多如萌蘖之生甚不多也第四節謂萌蘖之生本自不多而牛羊又牧之喻夜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梏之也第五節謂向也猶有萌蘖之生今則濯濯無復存矣喻良心向也猶有與人相近者今則去禽獸不遠矣但木與良心皆有日夜之所息而惟於人日夜氣者木之萌蘖一絕于牛羊既牧之後無復存者人之良心夜之所息者已絕於日晝之所爲而夜無所爲則其氣猶足以存所謂存者謂夜氣猶足以存其本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覆則雖有夜氣亦不足以存矣第六節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人但見其濯濯而不見其初也。未嘗不美。觀人但見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爲才字是就用上說。〇新安陳氏曰前言好惡與人近。今遂去禽獸不遠。則與人遠矣。人見其如此而以爲未嘗有能爲之才者。此豈人性發而爲情之本然者哉。此所謂才與情與前章乃若其情矣之降才意同。皆發於性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朱子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四句。是箇保養護衛底意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文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頃忽之間纔操便在這裏纔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氣之所息益有所養。夜氣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〇慶源輔氏曰此總結上二段意。〇新安陳氏曰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者。不外乎下文之操存而已。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

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然在此。忽然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之便

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雲峰胡氏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孟子言外意繳上上文收結一章之意。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朱子曰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惟心之謂與。直指而總結之。○孟子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是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人心能操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詐之。是不詐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問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荒忽無常。莫知定處。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

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于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本文未有此意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愚聞之師延平李先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

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潛室陳氏曰此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三箇存字首說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本來存次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此心終說操則存是教人用力以存此心○雲峰胡氏曰集註論浩氣則以爲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論夜氣則以爲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蓋此兩氣字前此未發而孟子發之浩氣謂是氣之體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浩氣中說夜間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氣是統說夜氣則爲人之放其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爲主

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爲驗。曰志者氣之帥。故謂以心爲主。曰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故謂以氣爲驗。集義固爲養氣之方。所以知夫義而集之者。乃心也。養心固戒其梏亡。驗其所息。而可致力者則氣也。彼欲養而無暴以充吾仁義之氣。此欲因氣之息以養吾仁義之心。兩章之持志操心之意未嘗不同。而氣則有在身在天之異。然未始不相爲用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西山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

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

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雙峰饒氏曰心以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譬謂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一譬謂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意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故設兩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智後言智不若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自鴻鵠其心之罪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南軒張氏曰物固有生之理然不養而害則雖易生之物亦不能以長是則物未有不待養而能生

者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則養之也微。而害之者深矣。則其生理焉得而遂哉。是以古之明君。懼一暴十寒之爲害也。則博求賢才。寘諸左右。朝夕與處而遠佞人。所以養德也。豈獨人君爲然。一暴十寒之病。爲士者其可一日而獨不念乎。然其要則在乎專心致志而已。專心致志。學之大方。居敬之道也。○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雲峰胡氏曰。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通考趙氏悳曰。熊掌以喩義。魚以喩生。春秋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注。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而義又勝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

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朱子曰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偸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偸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慶源輔氏曰偸謂偸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慶源輔氏曰由是之是蓋指秉彝之良心而言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節上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繳第二節兩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于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惡有甚於生死者可見人無有無是心者也言羞惡而併及夫欲者羞惡則固爲惡矣及反之而不羞惡焉者則是所欲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新安陳氏曰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也尚惡無禮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五吾身受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五吾身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其實何所加益哉

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知識三者姑舉三者他可類推益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去昏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

朱子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臨時方知克得去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害處去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爲去聲爲並去聲爲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嗟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東陽許氏曰三鄉爲身。井山先生作一讀。言鄉爲辱身失義之故。尚不受呼蹴之食。以救身之死。今乃爲身外之物施惠於人而受失義之祿乎。可謂無良心矣。○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并反察於斯焉。朱子曰此章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也。○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宴安之時。私欲紛紜。展

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使然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一截反覆發明舍生取義。是說人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死於睢陽之類。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死者之蒼黃失措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眞有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者。蓋危迫之際。物欲不萌。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往往能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迷溺。故或不

免至于計較豐約亦勢使然也人能於此省察之則知所以退一人欲而擴天理矣又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爲喚醒人人之不能爲君子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乎此之謂不失赤心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爲之乎尤斷制得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失私欲故能勿喪其良心喪人惟汨於私欲故至于失其本心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一章之兩節前五節以死生之大節言後三節以口體之小節言即事理之中主乎義而言之也○【東陽許氏曰】然下三節亦是蒙前第一節生義言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朱子曰】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勉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雖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糵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若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說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即穀種而言○【新安陳氏曰】遺書云然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

矣。此失字。即是下文放字。○朱子曰仁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西山眞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功用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也。○雲峰胡氏曰中庸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身。而心如穀種。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中庸又親切矣。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朱子曰仁人心。是就心上言。義人路。是就事上言。○潛室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爲義體。義爲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明白易知。義爲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處。○雲峰胡氏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雲峰

胡氏曰兩其字。即是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禽獸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爲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爲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可謂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哀之。○新安陳氏曰上文先仁而後義。由體而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歸之體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儆戒學者之辭。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不能矯輕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不能儆惰也。言不及義則近於自暴而不肯居仁由義。無所用心則甘於自棄而不能求其放心。夫子兩言難矣哉。孟子兩言哀哉。蓋深歎人之不可以不學也。而其言可以互相發明如此。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爲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新安陳氏曰靜時昏昧動時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朱子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主人家主人常在此家主人然後能洒掃門戶整頓事務若無主人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工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當於未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求放心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孟子謂學問求放心又謂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說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

考勿齋程氏曰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爲本○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

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蓋舊底依舊出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上有學問二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向上去者。下學也。能向上去。上達也。○徽菴程氏曰尋向上達。益必由下學而後上達。○雲峰胡氏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見此心不可爲流蕩忘反之虛空無用之心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

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南軒張氏曰學問之道。以求放心爲主。然心豈遠人哉。知其放而求之則在是矣。所謂放者。其幾間不容息。故君子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所以收其放而存之也。存之久。則天理寖明。是心之體將周流而無所蔽矣。以堯舜禹相授受之際。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人心之危無有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於精一之而已。○雙峰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人心字。文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二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曠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

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即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通旨朱氏公遷曰牛山之木章心字。與此章心字。皆因論爲學功夫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固有。而衆人梏之。學者當有以養之也。一章言理義之心。人所當存。而衆人放之。學者當有以求之也。操存是存養。求放心是省察。又曰學問二字。蓋兼知行而言之。然此章則以求放心爲本。若大學三綱領之中。則以明明德爲本。論語首章言學。

集註又發其蘊而以明善復初爲之本。但求放心。是先立其本。學必由此而後進也。明德明善復其初。是務此以爲本。學必至此而後成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忘寧處者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皆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士而爲賢爲聖亦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爲賢爲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亡而已矣不若桐梓之不若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十二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孔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爲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所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無所不愛曰兼愛。

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趙氏曰。人之於身。無所不愛。則固當無所不養。然體有貴賤大小。養其貴且大者則善。養其賤且小者則不善。此豈待他人言之而後知哉。則亦反之於身。而審其輕重於心焉。則自知矣。○新安陳氏曰。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價。

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小大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

害貴也。朱子曰此章言身則心其爲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遽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情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饑了也。雙峰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眞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

害其大體又曰無以小害大不是教人養其大者而不養其小者若養其小者而不失其大者則小者不爲大者之累便是不以小害大。○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雖飢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放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而存天理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

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問蔽是遮蔽。如

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朱子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三者謂天之所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朱子曰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心能思。所以爲大。耳目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體。君子固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雖然後耳目之小者不能奪。此句最有力。且看他下箇立字。謂之立者。是要卓然豎起此心。使自立。所謂

敬以直內是也。○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則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功夫在不失字。此章思則得之。功效在思字。得之。即不失之謂也。二章皆因論大人而以理義之心言之。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

莽莽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杜兮反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雲峰胡氏曰。此言天地至大。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之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體豈不甚大。

徃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于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心而爲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嗚呼。人之心。其大也。本可以參天地。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聲抵隙之反。乘爲厥心病。雲峰胡氏曰。此言口欲聲色。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鳴呼幾平聲希。雲峰胡氏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

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其不亡者幸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雲峰胡氏曰前八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誠之方也。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

之者。言其理則然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去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弃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宋子曰）孟子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問修天爵以要人爵雖後世皆廢天爵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修者耳。○（南軒張氏曰）古之士修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隆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猶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獲已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辭之間自孩提之童則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併與其假者而亦務矣。則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爲而爲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已修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已者何也。曰。修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不已者下之俳俳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程子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南軒張氏曰〕人真知其貴於己者則見外誘之不足慕矣惟不知在己之自有至貴是以慕外而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人何預焉得於天者公理也而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猶言爲善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〇〔雲峰胡氏曰〕上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兩不

願字是內重而外輕。○東陽許氏曰。世人但知公卿大夫之尊爲貴。而不知在我之身。皆有貴者。乃天所賦之善。所謂天爵。人所同有。故思則得之。人爵各有分命。雖求之無益。天爵亦是天命。此則義理之命。孟子前章尚有修天爵而人爵自至之說。此章則於人爵二兩不願字。是不將這箇爲念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朱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了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及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

爲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慾分焉。天理存則人慾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喩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倏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爲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其不然乎。○新安陳氏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爲此章恐爲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時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爲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雲峰胡氏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爲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爲之。

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爲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新安陳氏曰二節兩學者字一謂學射者一謂學匠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于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水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慶源輔氏曰射者志于彀而眞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眞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雙峰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雲峰胡氏曰此章與離婁篇首章相似彼謂治天下不可無法此謂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1709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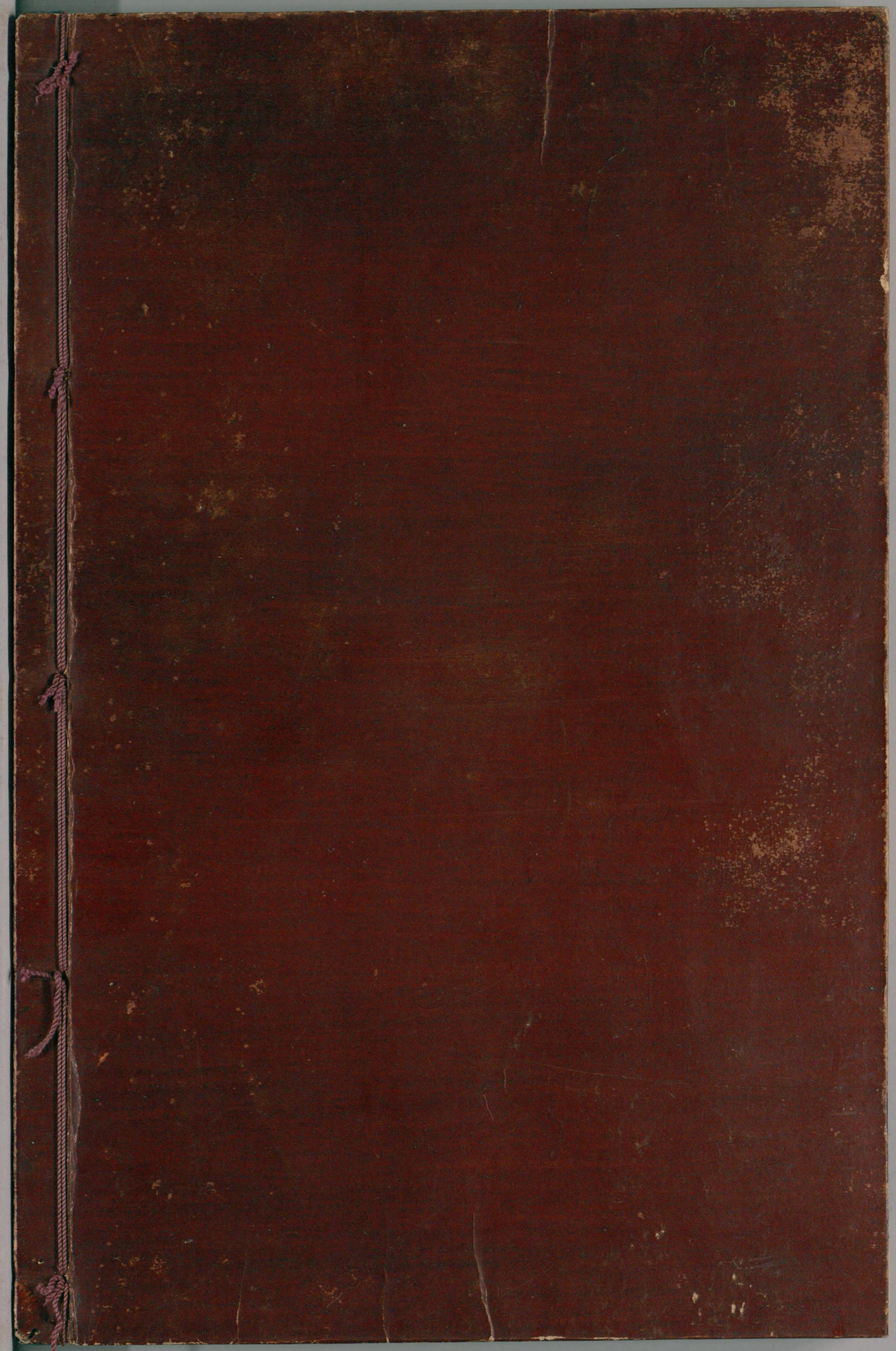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